



浙江圖書館



周禮卷之七



姜兆錫輯義

浙江省立
圖書館

登記
號

3441

分類
號

冊

浙江圖書館

周禮卷之七



姜兆錫輯義

夏官司馬第四

夏官稱司馬者以車馬甲兵所司故也唐虞時不詳其官帝舜命九官所稱蠻夷滑夏寇賊奸

宄者特命臯陶為士兼之而已夏命胤侯掌六師傳稱其命為司馬亦無所攷殷稱司馬為圻父以其掌圻疆故名酒誥圻父薄遠是也曾氏謂虞以一官兼兵刑而周禮分為夏秋二官蓋帝王之隨時制宜如此餘見天官

夏官司馬總序

此次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夏官司馬之意乃第四官之總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

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邦政即六典之政典政之言正所以正不正也平猶

正也書周官云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東萊呂氏曰國事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正而百為得有所施是政所從出也有事則舉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政孰大於此哉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者王師非以濟貪忿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所謂天討也愚按大為政小為事政官對事官而言猶治對教而言禮對刑而言與

夏官司馬序官

此以下承上文序夏官設官之數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

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行音杭○更稱政官

者承夏官掌邦政而言也司馬稱大者掌建政法總凡畿疆賦役征討之屬故名大司馬而為政官之長小司馬以下職闕說見序職○疏曰自大司馬卿一人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並同自史以下諸官皆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獨此史胥徒各多者以司馬總六軍軍事嚴故也又諸官於宰夫鄉師肆師各下大夫之下皆云上士中士而已官無他稱此軍司馬下大夫之下稱輿司馬上士行司馬中士及秋官士師下大夫之下稱鄉士上士者亦重兵與刑也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

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

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

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一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二十五人為伍伍皆

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

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

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將帥並去聲長上聲○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猶言萬

二千五百家為鄉若遂也凡起徒役家一人軍之人數如其家矣其下二千五百人為師猶二千五百家為州若縣五百人為旅猶

五百家為黨若鄙百人為卒猶百家為族若鄩二十五人為兩猶二十五家為閭若里五人為伍猶五家為比若鄰凡所謂寓兵於

農也軍將皆命卿者謂王朝凡所命之卿侯國命於王與凡命於其君之卿皆為軍將也卿即上大夫故其中大夫皆為師帥下大

夫皆為旅帥而上中下士皆為卒長兩司馬伍長矣云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而獨不云伍長皆下士者其始省文與○盱江

李氏曰此六鄉為六軍也六遂如六鄉其十有二軍而止稱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六遂為副迭用之則常六軍耳此制軍之法也

黃氏曰凡制軍謂有征伐則制之縣師所謂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是也平時鄉遂各為一軍而都鄙不與及制軍或取於鄉或

取於遂或取於都鄙或徵於諸侯所謂及師大合軍是也司農曰詩大雅云六師及之又云整我六師此王六軍也春秋傳云成國

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大侯三軍可也此大國三軍也又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也李氏曰先王

制禮

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制，即吾吏也。有事則驅之行陣，事已則歸於田野，無招收之煩而數不闕，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壘壁以聚之，舍廩以生之，羣眠類坐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軍旅大事，則五官之卿與有事焉。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司徒，又屬之司寇。至國有大事，國子游倅雖屬於司馬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此衛兵之權散出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縣師、司徒之屬而軍戒，則受於司馬。鄉師、帥、民、徒而治政令，受役要，又必考辟於司空。此畿兵之權散出也。夫古制寓兵於農，木無兵之可統，寓將於卿，本無將之可名。又况兵權散出，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遣使一牙璋發之，權又屬於天子乎？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也。迨及後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為兵，則兵情聚兵專將，則將驕。唐人府兵號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凡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能無患惰且驕與府兵且爾，而况不為府兵者哉？愚按軍將皆命卿，則王朝六官之命卿，大國之三命卿，次國二命卿，小國一命卿，凡軍將

容如其命卿之數無庸避矣而註乃云軍帥選於六官及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在者使為焉何也蓋軍有盡用不盡用師又有能

各如其命鄉之數無庸選矣而註乃云軍帥選於六官及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為焉何也蓋軍有盡用不盡用師又有能中選為之與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也勳功

賞功故名其官也司馬諸官以下即次此者軍以賞為先也以下五職未詳官次所屬或曰司勳以召人和量人以度地利司燿以應天時馬質小子羊人凡以備物用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賈音古下同○質之言平平其價直

而買之故名官也不與技人相連而次於前者軍以馬重馬以軍重故本官以中士統之而技人雖下大夫此猶得以有司之義治之也役不用胥而用賈亦以質馬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人掌凡所量之事而量軍之壘舍為重故名其官

而亦次於前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掌凡小祀之牲故名官而釁軍器及斬牲狗陳之屬亦職之重故次

於前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掌羊牲故名官而受布於司馬以賈牲故不用胥而

用賈猶馬質然也六牲分掌於諸官如司徒牛宗伯雞司馬馬司寇犬司空豕是也而司徒之屬有牛人宗伯之屬有雞人司寇之屬有犬人皆各以所屬隸之獨司馬奉詔馬牲其屬有馬質又有羊人者蓋冢宰總贊牲事無分牲六牲之中餘羊牲無分掌之官而司馬奉詔馬牲其禮為暫故附之司馬與其羊牲亦小子羊人登而羞之於司馬之職相屬而不相干也

司燿下士二人徒六人

燿音貫故書燿為燿杜氏讀為燿○燿杜謂之熱火者對司烜氏以燧取於日中為冷火而言其職總掌行

火之政令而燿為主故名官也疏謂司烜取金義故在秋官司燿取火義故在夏官或謂軍重火攻之法故亦次於前而隱其文以致慎也止有徒而無府史與胥者無收藏亦無所用智謀矣後凡無府史與胥者並倣此

掌圉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城郭之

固故名其官而為諸守官之長也司燿之下次此三職於候人三職之前者王者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而軍政本之此三

職乃大司馬九法安守平則之意而候人三職則制軍詰禁之意也餘見各職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山谿之險故名其官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封疆之界故名其官也

徒多者事繁也下放此○王氏曰掌固以下諸職不列地官而屬司馬且不統於職方而特專一職者蓋司馬統軍旅而要害之地皆攻守之大計也險固皆有守職而掌疆候人之屬亦不遺焉則疆圉無空虛之患矣古之邊備嚴矣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

其禁令以設候人之役故因役以名官職末又帥致方治之人而送之蓋制軍詰禁之中而具比小事大之意也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環舊謂郤也以勇力郤敵也今按秋官亦有環人為環巡

之義與此職環四方之故巡邦國之屬其義正同但一言賓客一言軍旅則異耳故各以名其官也訓卻殊為牽合

望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猶表也掌挈壺以令軍

糧之屬故各官也稱氏蓋或世其業與下倣此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射人主射其下凡講射獵之用制殺生之宜者皆屬焉故名其官而弧矢之設以威天下乃制軍詰禁之事故次諸

禮樂征伐非截然二物與故見道者審諸此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以其能服不服之獸故名官也此下多不備役者事畧也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以射鳥名其官也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羅謂羅鳥故亦名其官也郊特牲稱大羅氏者蓋天子對諸侯之詞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畜亦謂畜鳥鳥羅之而或畜之故亦名其官也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亦謂畜鳥鳥羅之而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其職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蓋通公孤卿大夫士而言也而其入版皆自士始故推本以名其官射人

諸職之下次以司士諸子之屬者設儀辨位於是而終而進賢與功於是而始知乎此則在朝賢能各得其位而在道扈從各得其人矣此蓋制軍詰禁之所從出而政典之要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

也謂公卿大夫元士之衆子本職所謂國子之倅是也掌其治教之屬故名官也

司右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右謂居車

右為駟乘如戎右道右之類是也掌之故名其官爵止上士而居虎賁氏下大夫之前者以為王駟乘故也此以下蓋因賢能之得

位而及扈從之得人矣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

士八百人也掌率虎士之徒先後以衛王故名虎賁氏賁者勇之貌

已不稱徒而稱虎士蓋義勇之選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旅衆也掌率僚屬之衆左右以

衛王故名旅賁氏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名官未詳或曰節之言制掌以其節服王之服建王之旗從尸之車故名也

註曰名節服氏者世為王節所衣服也明齋王氏曰春官司服於王吉凶之服詳矣而夏官又設此官何也春官主禮掌其制度與夫收藏供奉故司服秩尊員少而有府若史夏官典輿服法駕主侍御於王故節服氏秩卑員多不設役專掌為王服之而已蓋王中心無為凡其厚薄加減之節與應用之服應服之時皆掌於此官也愚按二說近之而未盡協詳見序職

方相氏狂夫四人相去聲註作上聲名方相氏者註謂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也王氏謂其相視攻疫者

非一方月令大雩謂之旁磔此也按二說不同王說近之雖古禮而近於戲故其名為狂夫而不言爵日本職帥百隸而時擊火

除患猶虎賁以下趨執戈盾之事而大喪先道亦平時備扈從以

官司隸供之故亦不言其徒役矣諸職之後又次以此者其執戈除患猶虎賁以下趨執戈盾之事而大喪先導亦平時備扈從以爲衛之意也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

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大僕之大音泰○凡稱僕者侍御之官而大僕掌正

服位命令之類以爲之長故名也其小臣掌小命小法儀之類祭僕掌受命視祭之類御僕亦掌復逆燕令之類職各相佐故皆別職同署小臣不稱僕臣亦僕也御僕獨稱御職尤近也次諸此者以下六職亦設儀辨位之意而正位凝命正其身以正天下之不正尤攷政典者所以探其本也○東萊呂氏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恒必由之不潛消默奪於冥冥而明爭顯諫於昭昭抑末矣穆王用伯冏爲大僕正特作命書而以朝夕承弼望之其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命一伯冏而羣僕侍從無待親擇矣此爲治之體也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道其後者果不出僕御不知伯冏猶在職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蹈其失人心縱舍無常若此可懼哉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稱隸僕者掌廟寢埽除之屬故

名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稱弁師者掌上弁冕之屬故名也與上職相次者

蓋宮廟之清嚴冠冕之雍肅皆正服位之意故與或曰此職與天官夏采錯簡弁師與追師之屬相連而夏采復於太祖四郊又與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相連也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甲今

之鎧也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掌之故名也此下六職乃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器械之需故次諸此而司甲爵獨尊為諸官之長者蓋先自保而後攻人之意也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兵謂五兵之屬亦掌之故名也

其兼掌五盾者亦先自保之意與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戈盾之職故名也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戈盾之物故名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弓弩矢箛之類故名也爵員役並與司甲同者司甲特其體先之而已此亦自為繕人橐人諸職之長也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繕之言善

也掌弓弩矢箛之類其善堪為王用者故名也

橐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橐音犒○名橐人未詳鄭司農

曰箭幹謂之橐王氏曰木乾曰橐弓一歲奠體再歲受成乾久而後用故謂之橐也按其職掌受財以齎弓弩矢箛之工則橐蓋物料乾善之通稱而造弓矢尤以乾為善故以名其官本職所謂皦素者此也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戎謂戎車也五路革路以即戎是也右即司右之右戎右齊右道右之屬

掌居右驂乘故名戎右視諸右員倍者兼為兵使也諸右皆不言府史胥徒司右職其總署也不列司右之下者司右爵卑非其所

攝屬但宣理之而已。此下九職皆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車乘之儀。故次諸此也。○疏曰：凡戎車，帥居中，御居左，餘車皆尊者居左，御居中，而其勇力之士則皆居右也。此戎右也。而註云：田獵亦為之右何也？按巾車王路有五，木路以田，此不載田路之右，以田戎相類，故相兼也。巾車王路居前，戎路在後，此戎右在前，且爵獨尊於諸右何也？夏官尚威武，故尊而居前也。雜說曰：諸右自戎右而外，諸馭僕自戎僕而外，皆隸於司馬者。凡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車，一統以師律也。

齊右，下大夫二人

齊，側皆反，下同。○齊，謂齊車也。五路王路以祭

祭，故並名齊也。○註曰：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也。疏曰：按曲禮註：春夏之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之覲，贄享一受於廟，是朝覲敬宗廟也。又按覲禮及司儀會同時設方明於壇上，設六玉以禮之，是會同敬神明也。愚按註疏得之，但其謂春夏受贄於朝，則歷攷諸經文，皆非耳。詳見秋官大行人。

道右，上士二人

道，謂道車也。五路象路以視朝，疏謂朝以行道，故名道車也。每日視朝，行事繁，故戎右等皆有兼職

於齊戎，故爵較甲也。

道右獨不兼而其其次

大馭中大夫二人

大馭之大音泰。馭亦僕也。諸右祭與賓為兼職。戎與田亦如之。而諸僕皆分職者。僕難於右

也。馭王路以祭職最尊。故不與戎僕以下同名僕。而獨名大馭。且諸右以力相向。故戎右獨居諸右之上。若諸僕則馭僕之而已。故以禮相次。而退戎僕於後。獨進大馭於前也。諸僕馭亦不言府史胥徒者。總署在校人也。列校人之前者。校人但宜理之耳。非諸屬也。比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

掌御革車以即戎。故名戎僕。大馭之外仍首戎僕者。亦尚威武之意也。○平仲王氏曰。戎僕與

大馭皆中大夫者。重戎也。不得皆稱馭者。重祭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

以齊右職推之。則齊僕亦應兼掌賓祭。而大馭已掌馭玉路以祭矣。故此獨馭金路以賓而名

齊僕也。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掌馭象路以朝。故名道僕也。道僕及田僕視

車朝夕駕脫為繁。而田車時田而外兼復巡行縣鄙。故皆十有二人以更代也。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掌馭木路以田故名田僕也○按按人職圉人圉師趣馬以至馭夫各序其官職而馭夫

以上之僕夫則序官序職無明文而註疏因疑其職闕而臆其爵

之為上士今攷大馭暨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為五僕與馭夫連列

則五僕即僕夫甚明且僕夫乃按人職所有之官職不得獨闕而

五僕若為按人職所無之官職又何至獨增乎其祭不稱祭僕而

稱大馭者以祭事為大故變其文其皆為僕夫又甚明也然則按

人職每物二廢廢一僕夫止應每物僕夫各二人且職居馭夫中

士之上則爵應為上士不應有中下大夫也而諸馭僕或數符而

爵太尊或爵合而數太浮何耶曰註疏疑僕夫為上士是固不免

於臆且五僕二為上士一為下大夫二為中大夫自甲而尊爵正

相次安在其必為上士也按人統轄於馬其權重故掌十二廢而

為中大夫三右五僕侍御於上其體尊故僕夫掌一廢而或為中

大夫或為下大夫况道田二僕以職煩而數浮祭戎賓三僕以地

尊而爵貴義各有當也信漢註何如信聖經而率謂其官職闕而臆之也何哉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馭亦僕也以掌貳車從車使車之屬與五路之正不同故變文名馭

夫也官多至六十人者車衆非多員不給且按人職良馬三乘為

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則良馬三十六匹當一馭夫而

通計良馬五物凡一千一百一十四當不十馬夫故註自其輪也然良馬而外駕馬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物三良馬之數凡一

夫也官多至六十人者車衆非多員不給且按人職良馬三乘爲通計良馬五物凡二千一百六十匹當六十馭夫故設官如其數也然良馬而外駑馬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則駑馬四百三十二匹當一馭夫而通計駑馬一物三良馬之數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當三馭夫今止稱六十人而不及三人者蓋駑馬不供五路之駕卽諸路之貳從亦不及焉故畧而不言與

按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按音教。掌凡王馬之政爲趣馬以下諸官之長故官尊而員役亦多也。按之言校也。校視其馬之美惡

肥瘠故名官。一云用木相交爲門限以制馬之出入故謂之按也。此下七職乃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畜牧之實故次諸此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

趣。湊上聲。阜音皂。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故名官。詩蹶維趣馬

是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巫卽巫祝之巫

其下兼有醫與賈者馬有祟巫察而祭之馬有病醫驗而療之馬或死賈度而粥之也然其職言醫言賈而不言巫者馬有疾必其

無崇而後施醫。雖不言巫，巫在其中矣。且先牧馬，社馬祖之祭散見於按人，故不言巫也。獸醫已在天官，雖言醫亦不具言醫矣。○或曰：鬼神視民義殊矣，惑於不可知而不專力於所當然，可乎？曰：聖人之法，本末具舉，其於鬼神亦正其淫溺而已。若周官巫馬，猶詩既伯既禱之意耳，非所廢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也會聖人乃矯而過之哉。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牧馬而蕃息之者，故名也。名師者，蓋圉師為圉人師，而牧師

又為之師與。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廋所求切。○名官未詳。舊謂廋之言數也，或謂隱也。閑為



馬所隱也。或又謂廋與廋相似，誤文也。今按首說殊不可解。後二說為近。蓋按人職六廋，成按按有左右，凡十有二廋。廋為一閑，以為馬所依倚，而其職掌十有二閑之政，故名官。而每閑二人也。上三職，按人職無其名，而亦次於此者。論掌馬之數，則按人職自圉人，圉師趣馬，以至馭僕，皆以數相乘，而三職不在相乘之數。故僕馭列於按人序職之中，而三職獨無名。若論牧馬之事，則三職亦職牧養，而僕馭則僕馭之而已。故三職雜於按人所屬者職之中，而馭僕獨在前也。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者安開之意，牧養之通稱也。四馬為乘，二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

散於野曰牧息於室曰圉圉即廐房也一日

馬為麗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故名圉師也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良善駑惡也居圉師之下掌養諸馬故名圉人然圉人兼養駑馬而

其上圉師趣馬馭夫之屬止據良馬而言者蓋以駑馬畧之與無徒役者自為之也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

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謂九畿之方也掌以地制九畿而理其諸侯與萬民貢賦之

職故名職方而為土方以下十一官之長且本職中該大司馬制圻封國建牧設監施職分貢三者之法而其下懷方合方訓方匡

人擇人諸職又兼事大比小之法之意政典莫備於此故爵尊而員亦多也○雜說曰量人掌固司險及職方氏土方懷方合方形

方山師川師此一項官與司徒二虞二衡士訓誦訓頗相關宜屬地官而今乃屬夏官者司馬職主諸侯此以下皆邦國之事所以

不屬司徒也山林川澤之官司徒乃會其財物而已愚按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而謂之主諸侯者征伐所以正諸侯之不正也易云

豫利建侯行師建侯以正其始行師以正其終故職方以下次於夏官之末以善始為善終之道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其土

地曰土掌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故名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懷來也掌來

物貢者故名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合同四方之財物與其

志行者故名也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道也掌以

道其君以及其民者故名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謂地域之

形勢掌正四

方邦國之形域以
比其小大故名也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辨山林

之名物與其利害而頒之邦國者故名也王制名山大澤
不以封故立官掌之地官虞衡諸職皆往轄此則遙領也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川師於

川澤僧山師之
於山林故名也

邊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邊原同

掌四方之原隰名物
以贊封邑者故名也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正也掌以法則正邦國者故名也

樞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樞探同○掌探上德意與其政事以諭曉衆心者故名也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都家司馬猶都家宗人，以掌其士庶子衆庶甲兵之屬。故名都家司馬也。職方諸官之後次此者，因邦國

而及都家之義也。

館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各官見上。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為序職正文。誤在此。而此

序官正文家司馬亦如之句。又誤在序職。蓋互錯也。家司馬亦如

之者。其官若役猶都司馬之數。每家上中下士各若干。府史胥徒

各若干也。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者。其職亦猶都司馬之職。但

都司馬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而家司馬則各使其臣

以正於公司馬也。此其序官序職義以類從。亦瞭然矣。况家司馬

亦如之句。若在序職。則是其職亦如都司馬之掌其兵馬與政學

以聽於國司馬也。而此序官。乃又云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是

彼此矛盾。豈字句之小訛而已哉。且春夏秋諸官皆置王官於都

家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意也。兵視禮刑為較重。而註乃謂家

司馬使其臣而不設王官。是又悖也。攷春官家宗人序官云。如都

宗人之數。則其放乎都以為官役之數。例尤甚明。而秋官家士序

官直云家士亦如之。則其文亦若合符也。典籍亡散。宜加體玩。向

豈未之攷與。

餘詳序職

夏官司馬序職上

此以下又承上文序職之事也。

夏官司馬序職上

此以下又承上文序夏官分職之事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與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

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監平聲守去聲比音避○此首序大司馬卿一人之

職也邦國通王侯而言疏謂九法以施於侯國為主也平正也畿謂畿疆封謂封土儀即大行人之九儀禁即士師之五禁職即大宰之九職守謂要害之守地則謂備戒之法則制九服五等之畿疆而封其國界則土地正也設五命四爵之儀節而辨其位叙則名分等也賢行者進功績者與以鼓作之建牧為長立監為理以綱維之也制其軍伍詰其禁犯以糾戒之貢各以產職各以能以任用之也簡民之強弱稽數之眾寡而眾可用均要害之守平經理之則而邦可安大比小以恩小事大以禮而國皆和也此總言其建邦國之九法之大要也○康侯胡氏曰王制諸侯之爵次後先有序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天建地設不可亂也禮

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如蔡嘗先衛，忽以後至下於陳，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豈以定民志乎？此春秋防微於名分也。王氏曰：進賢興功，若王制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賢者進則莫不懋德，功者興則莫不懋功，而人由此振作。詩所謂作人此也。要害之地，量其遠近均而守之，與夫器械財用，人民守之之法，務得其平，所以邦國安寧而無外患。此掌固司險之職。與註曰：比猶親也。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之比象，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也。以九伐之

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

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

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馮，憑同。眚，所景反。壇，音善行。去

聲○馮，猶乘陵也。犯，侵犯也。眚，猶人之眚，瘦謂滅其地而弱之也。賊，猶害也。伐，謂聲其罪而討之也。內，其下外，其鄰也。壇，如王霸記置之空墀之墀，謂黜於野而更之也。荒，不治散不繫也。削，謂益減地而小之也。固，險負恃也。大曰伐，小曰侵，謂姑輕師以加之也。賊亦害也。無父，故正而誅之。放，逐也。無君，故殘而夷之。陵，猶侮也。無法，故杜而絕之。亂，絜也。鳥獸行，如聚麀然，無倫敘，威而載之也。此

王氏曰：先王之時，其所封建者，莫非賢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思而豫防之，故制為九伐之法。豈嘗武之哉。未亂保邦於未

申上制軍詰禁之意。但上指五禁言其常。此據九伐言其變也。○
王氏曰：先王之時，其所封建者，莫非賢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爲九伐之法，豈嘗試之哉？設之
使知警而已，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斯。正月之吉，

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

曰而斂之。音見天官。○此總言政法之和布於始，而因首乃以九

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蕃畿。此又承上文言布政於邦國也，不言都鄙者，國畿中包

者，言其服王事也。籍，謂書冊。政職，謂政法之職也。國畿方千里者，
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也。其外方五百里者九，即五等諸侯之地。

職方氏封公以下是也。侯者，侯也。取為王守斥埃也。甸田也。取為治田稅也。男之言任，為任職事也。采，取也。為擇財用也。衛，為扞外以衛內也。蠻者，縻也。地近外蕃，縻繫之而已。以上六服為九州。其外三服，總謂之蕃國。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夷謂俗多率易，鎮謂地須鎮守，蕃謂外為藩籬也。九州之內，所謂疆以周索，九州之外，所謂疆以戎索。此申上文制疆封國之事，以起施貢分職之端也。○註曰：畿，猶限也。籍者，其禮差之書也。政職者，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疏曰：註云九畿之籍為禮差之書者，諸侯貢賦之職，多少有常，大司徒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是其禮差也。以此所差之職施於邦國，使民出賦稅於其侯而侯以其差市取土毛而貢之，則禹貢篚貢是也。薛氏曰：王制謂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孟子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此指禹貢綏服之內九州之地，縱橫各三千里而言也。若禹貢甸侯綏要荒五服方五千里，則通言其總也。鄭氏謂周官於禹貢五服之外，斥大九州之界，王畿與九服共為萬里，自要以內方七千里，此讀周官之誤也。蓋禹貢言面，周官言方也。按司馬職方皆云其外方五百里云方者，合二面相去為五百里，非一面有五百里也。通鎮畿四面之內，方五千里而已。此正與禹貢五服之數相當。周官國畿，即禹貢之甸服也。其侯服，甸服則禹貢之侯服，其男服，采服則禹貢之綏服，其衛服，蠻服則禹貢之要服，其夷服，鎮服則禹貢之荒服，至

其蕃服則爲荒服之外而四裔比舊各廣二百五十里矣。漁仲鄭氏曰：五服九服里數雖若不同，詳攷制度，周之王畿爲禹貢之甸服，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大率二服當其一服。惟鎮服外又有五百里之蕃服，增於禹貢而已。今制而爲圖，則周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卽禹甸服百里納稔至五百里納米之地；周侯服卽禹百里采二百里男之地；周甸服卽禹三百里侯之地；周男服卽禹三百里揆文教之地；周采服卽禹二百里奮武衛之地；周衛服卽禹三百里夷之地；周要服卽禹二百里蔡之地；周夷服卽禹三百里蠻之地；周鎮服卽禹二百里流之地；周蕃服卽禹貢之外地也。制度無不相合，里數未始不同。先儒謂周斥大封疆，特未攷耳。愚按薛氏鄭氏俱駁鄭註，至周斥大禹服其爲萬里之說，可謂覈矣。但薛氏又謂周官以采服內爲九州，而鄭氏更謂鎮服內爲九州，則均失也。按秋官大行人職：侯甸男采衛蠻六服，朝貢有定期，此九州之內也。其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通謂之蕃國，朝貢無定期，世一見以其所寶貴爲費而已。由此觀之，則周王畿并六服地方四千里爲九州，其外三服千五百里爲九州之外地也。薛氏泥於王制九州方三千里之說，而割去周官六服內之衛蠻二服，鄭氏又膠於禹貢彌成五服至五千里之制，而混入六服外之夷鎮二服，言九州而非周之九州，則釋大司馬之文而蚤與大行人相矛盾，其率甚矣。然則孟子海內方千里者九，與王制九州方三千里之說

相符何也。曰：此非孟子考據王制之說，而王制附會孟子之說也。禹貢通要荒而總言五服之方五千里，與孟子去要荒而但言綏服以內之方三千里，皆非論周九州之界也。自漢儒不究其本末，嘗問孟子王制與周禮何以不同，朱子答云：此也。難攷。然畢竟周禮的是，此論定於朱子者也。王制多漢儒附會之文，程子嘗論其掇拾煨燼之餘，不足盡信。此論定於程子者也。孟子亦言諸侯去籍，嘗聞其畧而已。此又自言如此也。學者由夏官大司馬與職方氏之文，而參秋官大行人以定之，則明周官九服九州之義，而孟子王制亦可渙然而無疑矣。凡令賦以地與民

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

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參三同。○食即食稅

之食與大司徒其食者半，司勳三之一。食畧同。蓋上中下之地皆有田有萊，田皆食稅而萊無稅。遂人職：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是食者三之二也。中地田百畝，萊百畝，是食者半也。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是食者三之一也。其民可用之數，並見小司徒職。地制舉遂人治遂之法，而軍制舉小司徒治鄉之法，蓋制木相合而互言之。鄉遂之無殊制，於此益見。此及下四條言制賦以教戰，凡以明

謂肥美田也。食者三之一，假令一家有二頃歲種一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三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也。黃氏曰：軍賦小司徒人之

遂人治遂之法而軍制舉小司徒治細之法蓋制木相合而五言
施貢分職及簡稽鄉民制軍詰禁各條之意也○鄭司農曰上地
謂肥美田也食者三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
下地食者三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也黃氏曰軍賦小司徒令之
大司馬又令者小司徒掌民事通於軍賦大司馬掌兵必審軍賦
之所出言凡自鄉遂達於都鄙邦國矣鄭獨謂令邦國之賦非也
六鄉亦以地之媿惡人之多寡授田鄭獨謂如遂亦非也劉氏曰
司徒周知其人民可任用之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其餘爲羨
惟田與追胥竭作此言可用者家三人至家二人止竭作其羨於
四時之田皆以教之戰也伍兩卒旅師軍之制家一人爲正兵六
鄉六遂通十有五萬人爲十二軍而羨卒在外都鄙之兵又在外
大司馬則總其軍律以爲用既習以田獵又試之追胥乃可以起
六軍而行九伐也聖人之精密如此愚按上文言九畿冠以國畿
下文言教戰備言鄉遂縣鄙師都則其爲通令軍賦而非
專以令邦國亦明矣故黃氏劉氏之說足正舊註之誤

中春教

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鐃之用王執路
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
馬執鐸公司馬執鐻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

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仲同陳並去聲夏秋

聲長上聲數音朔貉禡同○振收也稱旅舉重而言也註曰凡師

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疏曰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秋以

出兵為名令嚴尚威也旗即司常熊虎為旗也致者召集其下而

戒令之也平猶正也列陳者列為陳也鼓鐸獨鐸鼓人職以鐸通

鼓以獨節鼓以鐸止鼓是也路賁皆大也晉猶進也王侯所執以

大為名將所執以進為義凡執人為執之也提亦鼓名有曲柄提

而擊鼙亦提類公司馬謂伍長也雖卑猶號之矣春田曰蒐猶搜

也焚萊而搜之也項氏謂猶擇也春恐害物故擇而取之不殺胎

不妖天不覆巢不取麇卵是也有司謂肆師甸祝也貉者祭始為

兵者之名立表以祭故名表貉也誓民如無干車無自後射之類

禁謂迹人守禁之地擊鼓遂圍其節也弊猶止也春田主焚萊以

火止為節虞人乃植旌令眾獻禽也祭社者以土方施生也○龜

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制軍政歷世因之至周尤詳夫

天子無事歲三田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而王乃執路鼓親

臨教戰泣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不用命者必治之其教之若此

故其兵出無違律也以威令素行也平仲王氏曰鼓人職賁鼓以

鼓軍事也諸侯入朝佐王田獵不敢以枹鼓煩王故代執之也路

鼓以享人鬼也王田以祭祀為先如對先王先公故執路鼓也康

祭享示之以順也然不時則害農不地則害物春夏秋冬之仲皆

侯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示之以武取物以致祭享示之以順也然不時則害農不地則害物春夏秋冬之仲皆常時也周甫田鄭原圃秦具囿之屬皆常所也遙害民物而百姓患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蹙頰而相告也可不謹乎

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

禽以享祐

芟音鉞舍去聲撰註讀爲算王氏讀如字帥去聲祐禱同○芟舍草舍也軍宿於野草止而已草止宜戒夜故

教之也羣吏謂鄉師遂師之屬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所謂治其政令也以大閱羣吏戒修推之尤可見撰者選具之也軍各有部分選具其在車甲士若步卒之數也書契謂軍實之凡要即小宰師田以簡稽者也號名謂以徽幟綴於膊上如旗物而小即下文名象之屬也帥之言統軍將之通稱以門名未詳註謂古者上卿爲軍將爲營治於國門若魯東門襄仲宋桐門右師之類或謂軍門之名也按二說或說近是縣鄙通謂公邑之屬家通謂采地之屬鄉謂六郊之屬野謂六遂之屬縣鄙有甸稍縣都數者故稱各

也百官猶司常之官府謂凡卿大夫士之屬象之言表也辨別也
 田於日中而教芟舍則以待夜事故以六者別之也其他皆如振
 旅謂執路鼓以下也夏田曰苗趙氏謂為苗除害故名也如蒐之
 法謂貉誓鼓圍也凡田必主車徒獨夏稱車冬稱徒者各舉一以
 別春秋也禘夏祭名也餘見下文及司常○臨川王氏曰撰車徒
 所以具之讀書契所以聲之皆比軍事也古者晝戰則目相視故
 為之旌旗夜戰則聲相聞故為之號名教芟舍欲其名聲相謂以
 相別而已辨號名因其宜也王與之曰此教下寨之法也休兵偃
 師宿火而寢銜枚而處將聲以鼓鐸則聽亂將招以旗物則見昧
 於是專以號名為尚也春秋發微曰禽獸多則五穀傷故因田以
 捕之上以供祭下以除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
 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此聖人之深戒也 中秋教治兵

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
 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
 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禘大音泰書如字或作畫非說見司常

獮先上聲禘音方○治兵說見中春載猶建也軍吏即上文所謂
 帥猶言天吏之吏矣百官專謂州里之百官也事即所象之事號

形耳獮殺也以殺命各順秋氣也羅獸人所謂罟也春焚萊明不
 用罟獵之也餘皆用罟矣特舉於秋為獮也致者旬祝所謂致

卽凡所名之名。但彼識於小旗而宣以聲。此表於各旗物而示以形耳。獮殺也。以殺命名。順秋氣也。羅獸人所謂罟也。春焚萊。明不用罟。逸之也。餘時皆用罟矣。特舉於秋爲獮也。致者。旬祝所謂致禽於虞中也。惟秋冬物衆盛。故先致而後獻。以祀祊者。祭四方以報成萬物也。○鄭諤曰。旗以一軍旅之目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惟王侯所建。不改其官吏。則皆互變。說可考乎。按孤鄉也。師都也。軍吏也。三者不同名。其實皆孤鄉而已。在朝爲孤鄉。食采則在師都。有事則爲軍吏。故所互建迭載者。廬與旗也。大夫士也。州里也。鄉遂也。百官也。四者不同名。其實皆大夫士而已。鄉則有州。遂則有里。其官皆大夫士爲之。故所互建迭載者。物與廬也。郊野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與采邑之餘地。皆謂之公邑。王制謂之閒田。自其地計之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曰縣鄙。故所建而載者。旒也。蓋王畿內官吏之衆有三節。朝之孤鄉。鄉遂之大夫士。及公邑閒田之羣吏是也。民於每歲治兵大閱。習安其教。一有軍事。仰其旗識其人。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愚按二職所建所載之互異。諸儒多疑其說。獨鄭氏此條所云互建迭載爲得之。夫其云互建迭載者。何也是當以無事建廬。物有事建旗。旒者參之也。蓋師都鄉遂郊野。有定地。孤鄉與大犬士亦有定位也。而孤鄉大夫士散於百官府。師都鄉遂郊野之中。則無定名也。其在時田或爲軍吏之屬而

習兵戎又或不為軍吏之屬而掌其法令又無定職也如司常職稱師都建旗州里建旛矣而此則稱師都載旛鄉遂載物者即師都中之孤鄉鄉遂中之大夫士無田事而主法令者也故此不更言孤鄉大夫士也又如司常職無軍吏百官而今稱軍吏載旗百官載旛者軍吏百官即師都若州里之有田事而習兵戎者也非司常無軍吏百官也司馬之郊野即司常之縣鄙皆稱載旛者凡公邑之吏即以鄉遂法治之也大閱禮較大然第簡修其法而已故建旛物之孤鄉大夫士序於師都縣鄙諸建旛物之上若治兵則象出兵也故特舉建旗之軍吏於建旛物與建旛旒之前也二職所建之互文起義如此而或疑其兵事之變甚或疑其文誤也

何哉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

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曰司馬建旗於後表之

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鐺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

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

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

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鐸羣吏弊旗車徒

刊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

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搥鐸。羣吏弊旗。車徒

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

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

鼓退。鳴鐸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

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

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

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

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駮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

入獻禽以享烝。二陳車之陳。並平聲。餘並去聲。搥音鹿。闕音缺。分

去聲。駮駮同。譟噪同。閱簡閱也。冬農隙。故大閱。

兵而習戰備也。羣吏見仲夏除萊謂之萊。猶祭義刈草謂之草。後表謂所立四表之比表也。前三表凡二百步。通後表凡二百五十步。不言其左右。當容各民徒也。後表之中者謂懸旗當其中央也。致者大司馬以旗致民而此致之也。弊仆誅責也。旗既仆而後至。則為慢令也。皆坐為司徒將誓也。見月令。徇說文謂行示也。左右即表之左右。小子職斬牲以左右徇是也。中軍謂將也。將執晉鼓其令鼓則以小鼙也。各三鼓謂軍將晉鼓。帥提旅帥鼙。皆各三鼓也。司馬者兩司馬也。作猶建也。旗者九旗之總稱。謂各建其所當建也。鳴鑼謂伍長也。及表謂自第一表至第二表也。掩者掩鐸口而振之也。旗仆徒坐以息氣也。進者行漸進也。驟若趨者車徒漸疾也。此又自第二表驟趨至第三表也。乃鼓者鼓急不暇節以鑿也。馳若走者車徒益疾也。此自第三表至第四表也。不言坐作之屬。省文也。鼓戒者聲鼓以戒眾象攻敵也。闕止也。發者向前也。每鼓一闕則車一發。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服敵也。軍將等擊鼓以令退。與進之鼓同。卒長鳴鐃以止鼓。與進之鑿異。却者回身而退。象旋師也。此自第四表遞退至第一表。其坐作遞如前。統言之也。冬田曰狩。言守而取之。無所逸也。軍門謂之和者。交兩旌於左右。如相和然。取師克在和之義也。叙秩也。有司亦謂鄉師遂師之屬。平正也。使叙於門以出。然後左右陳列而居門以正陳也。旗謂各所載之旗也。主者居前為主也。以旗分部其屯。前後相去各百步。

備也。驅者驅出禽獸使之可獲。逆者逆禽獸使之不逸。羣司馬。節兩司馬。銜枚以上。墮也。網官為公。自取為私。取左耳以計數於

如和然取師克在和之美也叙秩也右司方謂鄉師遂師之屬
平正也使叙於門以出然後左右陳列而居門以正陳也旗謂各

而又巡而察之使險地則卒居前爲警備而平原則車居前爲營
衛也驅者驅出禽獸使之可獲逆者逆徼禽獸使之不逸羣司馬
卽兩司馬銜枚以止喧也納官爲公自取爲私取左耳以計數於
公也所弊者所當止之處鼓疾曰賊衆謹曰譟象愷樂之意也致
而饁郊已見甸祝冬物較盛故又饁薦羣兆也烝冬祭名四時皆
祭先獨冬夏舉之者陰陽所始萬物之本也○疏曰羣吏戒修謂
若鄉師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
卒伍其下若州長作民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賞罰黨正作民以其
法治其政事族師作民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
皆是也王氏曰前期旣戒衆庶矣又後至焉非不教而誅者也羣
法後期者斬此方致民誅之而已以下文言不用命者斬知此言
誅未遽以死處之也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
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用蒐苗獮狩
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作禽荒也
故又因社祈禱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爲田也非好田爲祭也聖
人之動其慎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
戰大罪也而大司馬有教戰之法何也先王制兵仁政之大所以
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明節制一號令以服習之而一本於仁
義是以無敵於天下而與徒好戰者異也若弛兵召侮以爲好仁
此與於不仁之甚也是烏知孟子之意哉黃氏曰以兵寄農以教

兵寄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田役聲音服容之屬無不相識雖有不測之變趨之戰其與平時一而已孰

謂危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

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

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卜大常之大音泰比去

聲眡視同先去聲厭音謁相去聲○師謂奉命出征大師謂王親

征也合聚也救無辜仁之至伐有罪義之盡卜者卜兵之吉凶也

主謂齊車所載廟社之主軍器謂鐘鼓之屬皆當釁以神之故涖

之也致謂若鄉師之屬致師也凡師致以大旗王之大師致以大

常若王親戰陳則司常所云建大白以卽戎是也比技也事戰功

也先之言導也執律以聽軍聲執鉞以示將威凡以導愷歌之樂

而獻於社以志喜也厭喪冠也服喪冠以奉主而歸於廟與社以

示戚也國子已命曰士未命曰庶子弔弔死勞勞傷一云勞有功

也○鄭諤曰士庶子謂宿衛王宮者也王親征則從故宮伯國有

大事作宮眾則令之而大司馬相其弔勞之禮王氏詳說曰成周

其其酒是也有不幸之事則弔勞之此是也愚按大僕掌公卿之

甲勞臣掌大夫士之弔勞卿大夫士之弔勞皆直言掌其弔

小司馬之職掌

此序小司馬中大夫二人之職也。鄭氏曰：此下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也。疏曰：鄭知

札爛文闕者，見小宰小司徒小宗伯等掌下，其文多矣。凡小祭祀等，皆是於下總結，以此知札爛文闕也。凡小祭祀會

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此職末例言之也。會同

謂小饗食，如饗老孤士庶子及公食大夫之類。射謂燕射之類。小師田謂命將行師及凡田之類。小喪紀謂夫人以下及王子之類。其法以大司馬職大

喪以下對推之可也。



軍司馬

此序軍司馬下大夫四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法之官也。

輿司馬

此序輿司馬上士八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車之官也。○浚儀王氏曰：論語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何謂千乘也？包

氏謂方里為井，方三里有奇為十井，出車一乘。方百里萬井，出車千乘。其說蓋依王制孟子也。馬氏謂方十里百井，出車一乘。方三

百一十六里有奇十萬井，乃出車千乘。其說蓋依周禮司馬法也。由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由馬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而朱子

疑馬氏為可據者，攷漢食貨志四井為邑，四邑十六井為丘，出戍馬一匹。四丘六十四井為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是謂乘馬一

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十萬井，定出戰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是謂千乘之國。其說畧與馬氏同。此朱子所謂可據

由也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由馬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而朱子疑馬氏爲可據者攷漢食貨志四井爲邑四邑十六井爲丘出戎

成十井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戎馬四十四兵車百乘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是謂千乘之國其說畧與馬氏同此朱子所謂可據也朱子於論語或問云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於魯頌閟宮詩傳又云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人是一乘七十五人也而孫子作戰篇云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註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杜牧註馳車戰車也革車輜車也司馬法馳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又輜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此是合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也曹公杜牧註如此蔡季通每論此事以攷周禮軍制皆合朱子蓋謂此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郊卽鄉也天子六鄉具六軍六遂貳之凡十五萬人通都邑之師凡百萬人為萬乘魯三鄉具三軍三遂貳之凡七萬五千人通都邑之師凡十萬人為千乘所謂千乘之國成國半天子之軍也軍法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計戰車輜車各百二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為三軍計戰車輜車各三百七十五乘戰車三百七十五乘之士卒凡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人其重車三百七十五乘之徒卒又九千二百七十五人魯頌言公徒三萬者舉三軍戰車士卒之成數而其言公車千乘者舉通國戰車之全數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則其革車之全數也左傳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

重至於邲呂氏謂凡戰兵車在前輜車在後故無抄掠之患漢志丘出馬一匹甸出馬四匹以駕戰車也其丘出牛三頭甸出牛十二頭以駕輜車也魯論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左氏謂之賦輿蓋經傳之可見者類如此古有車無騎騎戰始於七國於是車制廢唐房琯用之而敗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之謂矣愚按舊或訓輿爲衆今推考衆說當訓爲車而此所論馳車革車徒士之數則先儒所謂分數明者也故

行司馬

此序行司馬中下士四十八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陣之官也○明齋王氏曰按軍司馬者主軍法猶後世都虞

侯也凡軍中儀制之舉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士卒之功罪靡不司之昔王儀爲司馬昭司馬得以言上將之咎段秀實爲白孝德都虞侯得以專驕軍之戮此所以佐大小司馬也輿司馬主軍車凡行則爲乘載止則爲營衛戰則爲衝突掌其出入使無離次也行司馬主軍陳凡軍左右前後各司其局牧誓不愆於六步七步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掌其行伍及坐作進退之法使有所統攝也輿司馬爲上士行司馬則中下士者輿皆士大夫所乘且以爲營衛故也○雜說曰先王立法以明示民獨軍旅之制曲加諱晦習戰謂之田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教沒其財於九式離其書於儀禮特闕其兵馬之職屢易其軍伍之名出

患收凡爲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爲慮微也王與之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實嘉嘉達於天下而軍禮獨藏於

入變化使民不知先王以爲明居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乖爭之患故凡爲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爲慮微也王與之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賓嘉達於天下而軍禮獨藏於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盡而軍司馬與司馬皆不備官有事則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南軒張氏曰先王制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此其不欲觀兵固非弛兵撤禁召致後侮以爲好仁者也而亦何事於秘而諱之哉且如所說則冬官一篇盡闕又將何以爲之詞也愚按張子之論甚正蓋本註意而爲言也雜說及王與之所云雖亦若周子所謂聖人之蘊者然攷六官之職其於邦國都鄙皆布法於萬民必懸象而政官又以四時遞教之蓋王道若此其大也六官不懸象者惟禮故歲終亦無攷有事乃讀禮書耳政官不如是也然則諸說似亦有見而世之遊人策士或假爲陰謀秘計之說者豈先王之道哉

軍將

師帥

旅帥

浙

卒長

兩司馬

館

伍長

以上六職並闕義同上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

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此序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之職也賞地即載師遠郊之賞地等

猶差也功在王為最故尊稱曰勳功在國次之故正稱曰功功在民者有常故曰庸功在事者必勤故曰勞力如盡力溝洫之力圖治不解故曰力多如上多前虜之多積戰有功故曰多此總言其因功以定賞也○疏曰六者皆對文為義散文則通左傳舍爵策勳則戰亦云勳明堂位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則勳亦為勞也此通也鄧氏曰司勳功等有六戰功後焉首王功曰勳次國功曰功次民功曰庸為其功安於無形也事功治功專於勞力眇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也功不列於王國庸不効於民事而勤民於戰非王道所右故後之也愚按六者註謂輔王若周公保國若伊尹之屬蓋畧舉以明例耳非伊尹不輔王周公不保國之謂也

在王室為對亦通 用有功者銘書於王之九常祭於大烝三

或以功在侯邦與功
在王室為對亦通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

詔之天功司勳藏其貳 此申言功之意也功書於太常之旗與日月爭光也死與於大烝之祭與先王先公

同享也詔者以二者詔王行之也貳副也其正藏於天府也 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

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 參三同正征同○此申言賞之事也政令通謂頒賜

及賦役之屬食參之一謂猶有國征也說見大司徒若又加賞之則國征并免皆歸其臣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駑音奴賈同價下同○此序馬質中士二人之職也質之言平也量度也買馬則以三物量度而平其價也駑下也校人職馬辨六

物此不言種馬齊馬道馬者夏官以戎田為重主齊其力即駑馬亦以力任耳故於校人養蕃之外特市以備僣缺也若齊馬道馬

各齊其色而種馬則又色力兼者特於其中選備禮用而非以任重致遠也故不及之與綱惡馬 綱維也惡馬

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

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更平聲○有司

以給公用也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價直者為後驗也更猶代也旬

十日也入馬耳驗其死也物即三物之物也十日之內死者任用

之日淺必養待之過惡故令受用者代償而必欲齒與毛與價三

者如故也十日之外死者養待之或疎亦任用之已久故驗其實

死各償以戎田駑之物而已其齒毛與價不苛之也至又踰十日

之外而死則任用之日憊非養待之有闕故第使巫馬將入其布

而不責償也任載也以載之輕重及行之近遠齊其勞逸此明任

用之法也或又謂古者十年為甸馬年過二十歲故不更也然馬

有人壽其說難通不若原註給公用為安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訟謂買賣相負

篇末有原之原謂再蠶也蠶與馬同氣故禁之○王昭禹曰物有

異類而同氣相為消長盈虛其勢不兩盛也以天文考之午為馬

辰為龍馬為龍之類蠶為龍之精歲再蠶則蠶盛馬

衰故原蠶布禁也自非深通性命之理者不能及此

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此序量人下土二人之職也營

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朝音潮下同○

門與渠之高下廣深此言體國也都邑制亦如之此言經野也

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朝音朝下同

郭營后之中宮量市之在後朝之在前凡道與巷之縱橫大小營

門與渠之高下廣深此言體國也都邑制亦如之此言經野也

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涂途同壘軍壁也舍軍營

為市前亦為朝每師二十五百人如二千五百家之州每卒百人

如百夫之涂而齊車亦必載社主而立之故皆量其所處也此言

治軍也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里里之也猶土其

其大小涂言其多寡此亦通言天下也按大射禮量人掌量侯道

本職不及者王侯禮有異與以射人職與大射異文推之可見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竈之俎實從去聲

聲○凡祭獻牲牢為正脯燔為從數量如儀禮脯十脰各長尺

二寸之類奠謂遣奠也竈開壙也竈亦有俎實即所包遣奠也凡

宰祭與鬱人受畢歷而皆飲之畢如字說見鬱人職歷瀝同宰

此稱宰祭猶言大祭祀之宰祭互文也稱凡者大祭亦非一矣○

鄭諤曰祭有制祭之禮郊特牲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

祭夫人薦盞陸佃謂諸侯曰制祭王曰宰祭異文一義也當宰制

之時尸既即席祝舉畢角詔受尸訖則鬱人量人受其餘瀝而皆

飲之稱滌者無餘之意也先儒乃以宰為冢宰失之遠矣介甫王氏曰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交神以德者也量人於祭祀制其量數以成之使神以禮者也
 二考本末相成故皆受而飲之也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

肆音義見大司徒○此序小子下士二人之職也羞進也肆之言陳

謂所陳體薦豚解體解之屬殺肉猶言左殺右殺也一云肆謂朝踐豚解而腥之殺謂饋獻體解而爛之肉亦謂切羊肉實於豆也

此言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

珥音二註從雜記作珥祈音奇一音雞註從士師職作剗○珥祈註

謂釁社稷五祀之名此言釁也一云珥謂祭以珥灾祈謂祭以求福珥祈與侯禳畧同但珥祈專言社稷五祀侯禳則通言凡祭也

○疏曰按外傳禘郊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俎禮運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熟其殺體解而爛之退而合亨體其夫豕牛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先鄭註羊肆為體薦全烝故後鄭讀肆從鬻訓為豚解士喪禮特豚四鬻去蹄是也蓋豚解解左右肩左右髀

左右脅并中脊為七體體解又每體三分為二十一體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正祭即體解為二十一體喪事畧豚解為七體而已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爛有熟故朝踐豚解而腥之饋獻體解而爛之醑尸乃有熟與大夫士不同也珥祈讀為珥剗者以釁法無

屬者約雜記廟成則釁以羊判於屋上其門與夾室釁以雞皆珥

取於玉珥及祈禱之義故依士師刳蚺為正也知刳蚺是釁廟之屬者約雜記廟成則釁以羊封於屋上其門與夾室釁以雞皆蚺於屋下之文也愚按凡祭宗廟雖無全烝禘於太廟固有之則肆之言陳實全烝及豚解之總名而後鄭必破肆為剔則曲矣又其轉珥祈為蚺刳固云釁禮然謂毛牲曰刳羽牲曰蚺則小子羊人犬人所掌乃羊犬之性寧可以羽牲曰蚺通之哉攷刳乃氣絕之意蚺則割血之文二字疑互文皆通且肆師職以歲時序其珥祈是珥祈有定序也若徒謂釁於廟成之始於序字難解豈始釁之後廟亦歲時釁之而

蚺刳必有其節與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 沈即埋沈之沈謂浮沈謂辜磔以祭門侯禳見小祝飾牲如封人釁邦器及軍器 邦器謂職飾其牛牲之飾蠲潔之也此亦言祭也

器謂武器也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陳去聲○徇陳見司馬必斬此言釁也 牲者言不用命者有如此性

也此亦釁之類也 祭祀贊羞受徹焉 贊羞謂奉薦而贊之受徹謂廢徹而受之也此又言祭也已上皆指羊牲

以各官掌牲職推之可見

羊人掌羊牲 此序羊人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 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

首羔小羊也如豳風獻羔祭韭之類飾卽上職之飾也登升也郊

特牲用牲於庭升首於室首為陽足為陰凡牲俱升首以報陽也此言祭也○疏曰凡正祭皆用成牲今言凡祭

祀飾羔則非正祭故鄭引詩啓冰獻羔為証也 凡祈珥其其羊

牲賓客其其法羊法羊賓客牢禮之法如上凡沈辜侯禴釁積其

其羊牲積先鄭讀為漬謂取血塗器而漬之也後鄭讀為禴積之積謂積柴實牲而燎之也按二說疑先鄭讀為漬者近之

若後鄭之義則凡掌牲之諸職何皆不別言禴積而獨羊人言之乎或曰上文賓客其其法羊謂饗食之羊此謂積膳之羊牛人職

其其牢禮積膳之牛是也其說較二鄭為合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

此以上法羊供之掌客餘皆供之小子也 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賈音古○布錢也此又使其屬賈預買以供也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此序司燿下士二人之職也行猶用也變

猶改也謂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冬取槐檀以順時氣而救之也此言烹飪之用也季春出火民

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內納同○季春建辰之

今之則從矣此言工作之用也○註曰出火用以陶冶民隨國而

威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注曰：出火，謂從國爲出納也。火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故國以納火。從者，謂從國爲出納也。令之則從矣。此言工作之用也。○注曰：出火，用以陶冶，民隨國而爲之。左傳：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作火，後有災，是也。疏曰：言行火政，又言施火令，則不惟掌火禁也。若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彼二官掌火禁，不掌火令也。鄭知出納大是陶冶之火者，以上文變火是飲食之火知之也。集說王氏曰：火之爲物，燭燎以爲明，烹飪以爲養，逆而用之，則強弱相勝而氣不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可救。故四時各取其所宜之木以變國火，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滯於偏。此聖人善救民之道也。火之象在天，其伏見有時，火之用在人，其出納有節，自非深知夫陰陽之情者，孰能與於斯。明齋王氏曰：萬物之所以生，二氣而已。陽盛爲火之熱，而物資以暢茂條達，否則萎陰極爲冰之寒，而物資以縮聚堅凝，否則散。火有出伏，失出則過盛，失伏則傷陰。此春秋所以出火納火也。冰有藏啓，不藏無以抑伏火，不啓無以發伏陰。此冬春所以藏冰開冰也。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故調元者以宣助陰陽爲貴。司燿凌人之屬，皆此道也。愚按：時則施火令，承上文季春季秋而言也。註乃引仲春焚萊以實之，則時字無着。且如是，則仲春已令出火，是悖經也。時兼春秋，令兼出納，止以一時一事言之。

凡祭祀則祭燿

祭以報始燧者也

凡國失火野焚萊則

有刑罰焉。二者皆懲其不謹也。疏曰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火弊獻禽。春田主用火。若擅放火。則有罰也。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設其

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稍。去聲。食。音嗣。○此序掌固上士二

人下士八人之職也。城郭之屬以固其守。故修之。此言固之勢也。

士庶子之屬以守其固。故頒之。此言守之人也。飾器。弓矢干櫓之

類。材器。塹築藩落之類。設以禦變。分以備用。均以給養。任以供役。

用以集事。凡言守之具與其事也。○王氏曰。士。謂公卿大夫之適

子。已命者。庶子。謂其眾子。未命者。眾庶。謂其地之人民也。頒其守

則遠近均。勞逸更。而守政成矣。公卿大夫。蒞職於內。而子弟守固

於外。此所以內外一心。休戚一體。而無他虞也。平仲王氏曰。士庶

子宿衛王宮。不宜復掌城郭。蓋國有大故。則特頒而守之。司士職

致士而頒其守。諸子職帥國子。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

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

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守者之守。去聲。○法

即通守政之法。移亦通也。甲兵甲。役力役。國有司掌甲兵力役財

用之官也。言三者有相移而通之者。或無可通則已。唯是可得以

也。○明。濟。王。氏。曰。各。致。其。守。此。各。地。各。司。之。事。也。如。此。則。呼。吸。不。

通則與有司帥而通之以助不足此因分守之事以明合守之意也。明齋王氏曰各致其守此各地各司之事也如此則呼吸不通首尾不應故凡守吏必受法而通其守政聲勢相倚或有變故兵甲不備力役不供財用不給則以有餘而贊其不足也。晝

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鑿以號戒

鑿音戚號平聲○鑿守鼓名見鼓人職號戒號而戒之也此又

言守之事也。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

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竟境同○境界也職即守固之職因者因險為

固也此又歷言固與守之屬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此序司險中下

士六人之職也國曰固野曰險上職城郭之固本職山谿之險下職封疆之界故各以名也四猶險也塞也達通也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也此極言險之大也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

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守去聲○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植也植林木為藩蔽也此約言險

之實也。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藩落塞蔽也。以藩落塞蔽其阻路使奸宄不得容之。其屬謂胥徒

及其地之民也。此因常以及變也。○明齋王氏曰。畎畝中有無形

之險。遂溝洫澮川非止備旱潦而已。徑畛涂道路非止便往來而

已。涂而樹之林非固之而已。有沮洳之厄。有曲折之艱。有蔽遮之

阻。是故胡騎不得長驅。戎車不得並驟。故盡東其畝。惟子戎車是

利。齊人以此責晉也。記云。城郭溝池以為固。易云。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此周禮掌固司險之屬。所以並屬夏官也。王氏曰。先王之世

道德明。仁義修。然後險固可守。若徒恃恃形勢。雖有方城漢水。何足

恃哉。魏武侯保西河之固。而吳起對以在德不在險。有以也。愚

按二說微不同。然其理則並行不悖。下職南軒張子之說盡矣。

掌疆。此序掌疆中土八人之職。而今闕也。○易氏曰。千里王畿之

境。謂之疆。載師大都之田。任疆地是已。邦國都鄙亦各有疆

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闕。而以司險推之。則掌

王國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南軒張氏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

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詳於周官。設險守國。並

著於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

舉。道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則惟本而言之耳。

侯人必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侯人。下七十有一人之職。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此序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之職

也其方謂國之四方道治禁令猶野廬氏比修除道路掌凡道禁之意也上候人謂官下候人謂役即徒百二十人為之詩所謂何

戈與般是也

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

朝音潮竟境同方治謂遠方

有事求治如虞芮質成之類帥道也上言平治伺察之事此言迎送之禮也○註曰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國語候不在

境譏不居其方也春秋傳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轅轅是送也疏曰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道於陳以聘楚時候不在境

司空不視塗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註言譏者此之謂也愚按候人一職耳而註疏引傳

以証其咎亡者蓋一職雖微皆政事之興廢精神之完虧心術之敬怠為之故見道者謹諸此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

此序環人下士六人之職也致者致我必戰之志察者察其為惡之隱二者其綱也環

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謀賊

搏音博謀音牒○環者迴環警備之義搏執也謀間也四方有故必環而防之

邦國無事亦巡而覈之間謀或訟敵國揚軍旅降國邑

降音杭○訟者爭師

之直揚者壯兵之威降者收衆之志此則致之意也○註曰致師者致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士犯敵以致之春秋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櫛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是也訟敵國者敵國賓來則往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晉師爭王命是也○王氏曰候人主好待諸侯環人主惡懾諸侯皆守境之事以掌固統環人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畚音本○此序挈壺氏下

士六人之職也挈猶表也舍止也盛飲必以壺故以表井息駕乃有轡故以表舍盛糧須用畚故以表糧凡以軍謹令或不聞故表

也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

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縣懸同櫟柝同○上壺謂飲器此壺謂盛

漏水之器所以定時也序亦代之意也軍既駐必聚櫟警夜故懸壺以秩序之喪未斂必守哭達旦故懸壺以更代之也水以沃漏火以燭刻恐日夜永短之刻難分故守之以水火而及冬恐水重而漏不下故又以火爨鼎水使沸也○疏曰漢法以器盛四十八

中水淹一刻則為一刻王氏曰刻漏古今法器於天文為下極漸

而漏不丁故又以火焚鼎水俟決也○
箭倍二十四氣之數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水漏下入器
中水淹一刻則為一刻王氏曰刻漏古今法器於天文為下垣漸
臺故設官董之軍事嚴
喪事遽特舉以見例也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雁摯費同○此序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

士八人之職也位鄭氏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也赫氏謂三公以下將射而見則不必贊凡贊始相見也今按二說不同蓋本職以將射見君而因言始相見之禮與面猶對也君南面答陽三公臣中最尊故北面以答君孤尊次之故尊以賓位而東面卿大夫又次之故居於主位而西面三公之贊執璧有君道也餘見大宗伯職位若贊皆不及士者司士職之也以大射之禮射人戒大夫以上射而司士戒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士射推之可見

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朝音潮相去聲職內並同○侯在朝北面猶三公也稱皆者五等則一示與明

堂位異也法儀法也國事通謂凡事也戒令以未事言詔相以當事言治達謂侯因事而有所治則以達於王而因以王命下之也

謂唱獲之人容謂蔽人之器義見服不氏騶虞之屬皆詩名歌以爲節騶虞節凡有九五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爲五正狸首七節三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爲三正采蘋采芣五節二節以聽而三節以射是爲二正云正者樂以聽爲正而餘兼以射也此以上歷言王侯卿大夫士凡射之法而射人統主之也○王氏曰先王因度數而制以爲法因其動容而制爲儀自王以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三其侯或三或二或一其獲與容視侯其樂節或九或七或五其正或五或三或二此射之法也以是治之內志必正外體必直持弓矢必審固揖遜有序升降有節此射之儀也古之射者行同能合則別之以射而勝者欲不勝者此射所以有耦也陳君舉曰王大射張三侯者養人主不爭之德也以萬乘之尊下與諸侯羣臣射有中否則有勝負是使有爭也故特設三侯一侯高一侯一侯廣弓良又有詔相之者則易爲中也諸侯二侯亦此意也疏曰儀禮大射鄉射容謂之乏乏者謂矢至此力乏據矢而言容者謂唱獲者於此容身據人而言也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尊者先聽多卑者則少也愚按本節通言射人掌王以下至士凡射之法而下節乃言射人專職王之射之禮其義甚明也而舊註亂之者有二其一亂全經凡射之禮此亂全經以及諸經者也其一亂本職各射之義此亂本職因亂全經以及諸經者也亂全經凡射之禮者凡射皆先燕後射而其中爲祭而與

諸侯卿大夫士射者則不以燕名而特名爲大射其止與諸侯及
 卿大夫士燕而射者則統名爲燕射故射禮止有大射燕射之二
 禮并鄉射而爲三其經中有云賓射者乃大射燕射之禮其間各
 有王射賓射之節故以其禮樂之節別言之耳而舊註妄以王與
 侯射爲賓射王與卿大夫士射爲燕射而與大射並列爲三禮則
 不特全經之義失而諸經之義皆失愚已於眡瞭職歷攷全經以
 詳其義矣此亂全經凡射之禮一也亂本職各射之義者旣以賓
 射誤與大射燕射爲三禮因誤謂本節爲先言賓射之禮而下節
 爲次言大射之禮也於是以本節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孤卿大
 夫射一侯者率目爲賓射之采侯而因以五正三正二正爲王射
 之三侯三正二正爲諸侯射之二侯二正爲孤卿大夫射之一侯
 謂五正者五采之侯三正者三采之侯二正者二采之侯也如其
 說則王侯卿大夫各用采侯士乃獨用豸之皮侯且王侯卿大夫
 各采侯卽指五正三正二正而士則豸侯之外又別有二正之采
 侯是何義也更有未安者果上下節分二射則本節止言王與諸
 侯爲賓射何以備言孤卿大夫士各射之法儀而下節王與諸侯
 卿大夫士祭而大射又豈獨不備本節一切之法儀耶况於首節
 則以士無位而斷其爲與諸侯之賓射於本節則士與射而又斷
 其爲與諸侯之賓射一職中何矛盾至此攷周禮射人而外如司
 裘樂師鑄師眡瞭大僕小臣司弓矢之屬皆散言射而不詳其禮

言射禮者惟儀禮可攷今攷諸侯之大射禮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而司士戒士射戒士白屬司士之職故射人位不及士初非士不與射之謂也以諸侯之大射推之則王之大射特加以戒諸侯耳其射人掌戒大大以上而司士掌戒士一也而乃以射人位不及士而疑士之不與射又以此而臆斷其為賓射是又亂射人與司士之職而全經及諸經之言射禮者俱亂也九節五正之屬何義相聯甚明不應以各節屬於樂章而各正屬於射侯且上文已言王侯卿大夫士各侯之數若五正三正二正之屬果為侯當與上文相屬不應錯見於此侯乃通名而正鵠乃侯中之的又不得以各正為三侯二侯一侯之屬况五采三采二采之正名為五正三正二正又並非支理乎夫正為正樂而餘兼以射是即疏家先聽後射之義特疏家未審而失之耳學禮者幸究之

若王

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

矢祭侯則為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

令並平聲下同大音泰數上聲中去

聲正政同○此乃專言王大射而射人之所職也狸獸名也註謂狸善搏擬步而行其發必獲故法以張侯也去猶避也服不氏執旂負侯將射則令去之也諸侯大射禮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狸步遂命與巾車張侯又司馬師令負侯司馬正令去之皆不言射

人蓋王侯異禮矣。告者，告於王也。立王之後，而以矢行之，高下左右告之也。取，猶收也。射畢，令射鳥氏取之也。為位者，服不氏，祭侯而為之位也。中者，受算器也。大史飾中，釋算而與數之也。佐治射正，即大射禮。司射為政，請射以佐司馬也。祭祀則贊

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

射音石。射牲謂郊禘之禮。王親射殺其牲也。法儀謂祭之法儀。○疏曰：宗廟

之牲，惟秋冬射之。祭天則四時常射。是以司弓矢供王射牲之弓矢，射人贊射牲也。諸侯以下則不射。楚語云：劉牟擊豕而已。會

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

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

倅音萃。大史之大。音泰。○作猶使也。凡有爵謂公卿

大夫受封爵於畿內者，但言卿大夫，則未受爵者也。舊以凡有爵為命士者非，以儀禮射人掌大夫以上而司士掌士推之可見。倅車，謂戎車之副從。從王也。王使有爵者有事於諸侯，則大夫介之。其王在軍之副車，則有爵者乘之。王見賓客，則卿大夫從。大史協禮事，而大夫介之。故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

敬者，苛罰之。

比必二反。○僕人，註謂大僕也。遷尸，遷於室也。事喪事也。比，校。苛，詰也。親貴者居廬，為比。校其服位之次。

而因註貴其不敬也。○詩曰：作人與身。○大射遷尸於室，若堂朝之象也。檀弓：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扶

敬者苛罰之此必二反○僕人註謂大僕也遷尸遷於室也事喪

而因詰責其不敬也○註曰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王崩小斂大斂遷尸於室若堂朝之象也檀弓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扶

左君薨以是舉此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此序服不氏下士一人之職也猛獸如熊羆虎豹之屬教稱擾者猛獸不

易服擾之斯馴而服也

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

猛獸謂中膳羞之獸如獸人冬獻狼

是也抗舉也賓客陳皮幣則舉之若聘禮有司舉以東是也

射則贊張侯以居乏而待獲

贊贊

射人也乏制如屏風可隱蔽故執旌居之射中則舉旌以唱獲也○鄭氏鏗曰先王制官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或教猛獸或射

飛鳥或羅或畜官不可兼耶然數職雖微以供鬼神之祭祀君后之膳羞賓客之禽獻是設官以備物備物以成禮也

射鳥氏掌射鳥

射音石○此序射鳥氏下士一人之職也射鳥亦謂中膳羞之鳥如鳧雁鴉鴉之屬

祭祀以

弓矢毆鳥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毆鳥鳶尚肅也註云鳥善鈔盜且污人也

射

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并夾器名見司弓矢職矢著侯高手不能及故取以此也

羅氏掌羅烏鳥

此序羅氏下士一人之職也。羅，捕鳥網也。烏，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蜡則作羅襦

音蜡

乍。襦，二鄭並作縠。薛氏鄭諤作如字。○蜡者，十二月索祭之名。縠，羅名，所以取小禽也。作之，言用索祭則作而用之，明非其時不用也。

○鄭司農曰：縠，讀為縠，細密之羅也。註曰：蜡，建亥之月。此時豺既祭獸，可以羅禽。王制：豺祭獸，然後田，是也。薛氏曰：晉史云：先且

作縠，後當作袴。君，幘，婦飾也。郊特牲：索蜡之時，諸侯之貢使草笠而至。大羅氏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豈真致

鹿與女哉？鹿不可致，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作縠以示之也。鄭諤曰：用取鹿之具以戒好田，用婦之君縠以戒好女。本二物使羅氏

作之，先儒乃以羅縠為一物耳。愚按：縠為近身短衣，袴，君幘，皆下體褻衣也。為好女之戒，固近理。然味經文及二鄭註，本作縠為

正。但漢初記郊特牲，從如字作解，故薛鄭本之。夫好女而致女，其與羅烏鳥之職何與？而漢記乃附之何哉？

仲春羅春

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春鳥，註謂鵠而始出者。若南郡黃雀之屬，鳩，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是也。二者變

舊為新，用以養老，助生氣。羽物，凡鶉雀之類，則用以大頒賜也。○陳氏曰：天子之養老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國子與

民俊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養，所以別分義。羅氏獻鳩以養者，為國老，司徒以保息養者，為庶老，司門以財養者，為

羽政養之者若外賓，正

後因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養所以別外其羅氏
獻物以養者為國老司徒以保息養者為庶老司徒以別養者為

死政者之老若外饗酒正
稟人則總三者言之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此序掌畜下士二人之職也養猶畜也鳥蓋雞人而外凡可畜者之通稱

雖羅鳥可畜亦畜之矣阜
蕃遂其生教擾順其性

祭祀其卵鳥

卵鳥謂卵可食之鳥

歲時貢鳥物其

膳羞之鳥

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鳥之可常膳者貢之言進重詞也

浙江圖

浙江圖書館

序

卷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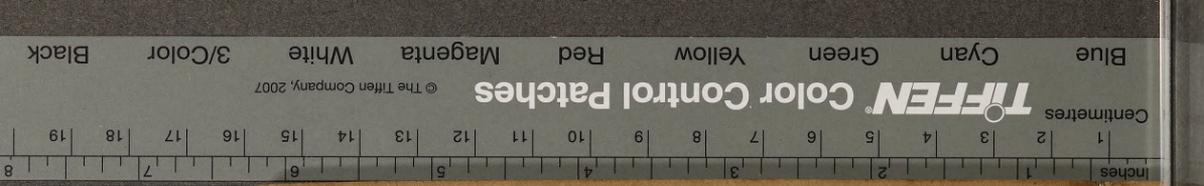
東亞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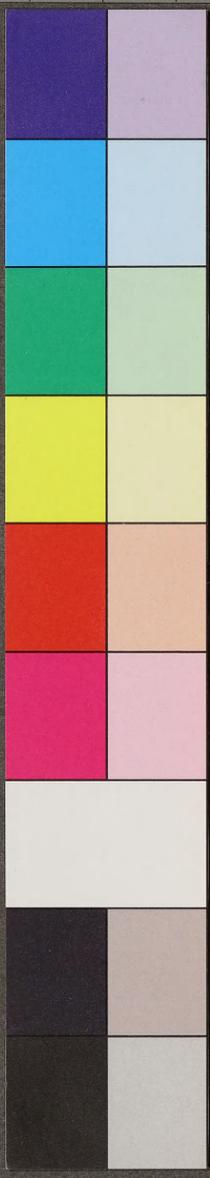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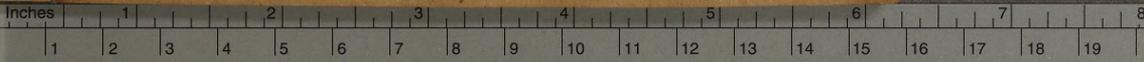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094.138
8308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